

大陸主教訪魯汶

劉賽眉著

一九八五年的「諸聖瞻禮日」（十一月一日），為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以及為魯汶大學都將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經過了卅多年與外隔絕以後，今天中國大陸的三位主教及其訪問團來到了比利時，與本地兩所著名的天主教大學接觸，目的不僅為促進中西兩地文化及思想的交流，亦為日後中比兩地教會的溝通奠下基礎。這次中比兩地教會的接觸，雖未能深入探討及正視一些有關「教會學」上的問題，仍可謂是交談的開端，為日後進一步的溝通開闢了新的途徑。

訪問團在魯汶逗留了整整十二天，於十一月十三日清早乘飛機往倫敦，再由倫敦轉機返國。臨別前，他們的煥發容光反映出他們內心深處的喜悅、信心和希望。差不多近兩週的殷切款待和接納，把他們抵埗那刻所表現的疑慮侷促神態一掃而空。

搭棚在此，與主相偕

正如魯汶大學副校長在訪問團臨別前兩天的黃昏聚會上說，魯汶大學的秘書處可以提供各種交通和物質上的服務，但真正帶給訪問團有「賓至如歸」之感的却是那群默默祈禱和工作的隱修者——聖加辣女隱修會。訪問團十二天都住在那所隱修院內，早出晚歸，接受着修女們無微不至的款待。她們特別為訪問團安排了一個小聖堂，祭台面壁，讓他們每天以自己慣行的方式祈禱及獻祭。隱修院的院長修女說：「當我們接獲通知，

知道中國的天主教訪問團將會居於我們的隱修院時，我們立刻開始用祈禱去準備。我們會繼續為中國教會祈禱；縱然訪問團的逗留很短暫，但我們的代禱會不斷延長。」

雖然，修女與訪問團之間有着很大的言語隔閡，但最後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溝通已超越了語言的障礙。從訪問團和修女們雙方的喜悅神色和感激表現中，可以窺見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關係。由此，令人不能不相信，溝通與修和首先是聖神的恩惠，此恩惠透過祈禱和具體的交談與接觸而實現。臨別前，訪問團一再表示，若他們有機會再訪魯汶，他們一定會請求再居留於此隱修院。我相信，這次訪問團不但接觸到許多新的事物和新的朋友，亦接觸到復活主的嶄新面容——在這面容上沒有仇恨、沒有攻擊、沒有怨懟，只有無條件的寬恕、諒解、愛、與接納。

分享所有，增進交流

訪問團一行六人，包括來自北京的傅鐵山主教、涂世華主教、劉柏年先生、崔永久先生（翻譯員），以及來自內蒙的王學明主教和高若山神父。他們先後訪問了新、舊魯汶兩所大學，特別是舊魯汶神學院及哲學院的情況。他們參觀了這兩個學院的圖書館，並與兩院的教授分別聚會，討論神哲學培育的課程，交流意見。由於筆者親身參與了神學院的會議，故就訪神學院一行作較詳盡的報告。



訪問團與魯汶神學院教授交談。左起：涂世華主教、牧民神學主任、劉賽眉修女、神學系主任、傅鐵山主教。

十一月五日下午，訪問團抵神學院，參觀了圖書館的珍藏書籍，其中包括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各種聖經版本及手抄本。下午五時，在神學院主任 PROFESSOR DR. J. LAMBRECHT 的辦公室內舉行會議。出席者除了訪問團所有成員以外，尚有魯汶神學院英文課程的負責人 PROFESSOR DR. DELOBEL，以及好幾位教授。在會議中，除了介紹魯汶神學院的歷史和課程以外，亦邀請了涂主教敘述中國大陸各大修院神哲學培育的情況。涂主教認為，目前中國教會在神學培育課程方面，仍屬起步階段，缺乏人手及教材，盼望各地教會能予以援助。最後，魯汶神學院願意贈送一批神學參考書給他們，并由 PROFESSOR DR.

SABBE 負責。此外，神學院方面又表示歡迎他們派修士或神職來攻讀神哲學。大學方面願意每年頒發兩個獎學金給中國教會，一個是神學的，另一個是哲學的。涂主教認為，這次訪問使他意會到他們自己需要更加努力訓練修士，使他們在語文及思想方面有堅固的基礎，將來能與各地人士交流，並跟他人學習。會議後，神學院設宴款待訪問團。大學教職員俱樂部的餐廳原是中世紀時代的建築物，充滿古典氣氛，令人憶及教會在中古時代的輝煌學術成就。當時教會不論在學術、文化、藝術各方面對西方的社會都有很大影響力。今日，雖然這黃金時代已成過去，但教會影響社會及文化的力量仍然潛在，有賴各地教會的信徒如何去發揮這股福音

的潛力，使日趨無神的世界（包括東西方社會）不能不正視神的存在以及人最後歸宿的問題。

筵席上，神學院主任及傅鐵山主教都分別發表了談話。當碰到梵蒂岡與中國教會的問題時，仍然覺得很敏感，暫時尚看不到有明確的出路。無論如何，經過了幾十年而累積下來的問題，不可能在一、兩頓飯之間解決，需要祈禱、時間、耐心和愛心去進行。況且，扭轉歷史實在要依靠聖神不可；只有當聖神賦予各人一個「新的心」和真正「天主兒女的精神」時，「新的關係」才會誕生，否則，一切關係的改變都只是表面和外在的，不能持久。晚宴在很和諧的氣氛之下進行，亦在很自然和愉快的情況下結束。

除了參觀神哲學院以外，訪問團還拜訪了幾間男女修會和大修院，亦參觀了天主教的出版社以及其他機構。總括而言，這次訪問的行程安排得很好，恰到好處，訪問團「肉身雖然疲乏，但精神却很暢快」。

一點反省

從今次中國天主教訪問團的魯汶之行事件中，令我反省到教會傳教的本質的問題。直至天國圓滿地臨現人間之前，教會永遠具

有傳教的特質。然而，自從梵二之後，教會傳教的方式產生了很大的改變，今日在傳教學上強調把基督帶入一個民族和文化之中，而不是把一個民族和文化改變，以適應另一個所謂的「基督文化」。

從這個傳教的角度去反省，我覺得今日中國天主教的傳教史是步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傳教士是把福音和西方的學術與文化「帶入」中國，利瑪竇和南懷仁都是很典型的例子。今日，西方的傳教士雖然已經不能再在中國實行傳福音的活動，但這並不意味着，教會向外傳教的功能已經在中國中止。今天的傳教士仍能夠以「帶出」的方式來實踐他們傳教的使命。他們實在可以把中國教會從三十多年的自我禁錮中導引出來，把它導向世界各地的教會、民族與文化，使中國教會與西方的文化、民族和宗教面對面地交談。因此，從今以後，中國教會的傳教史不再是一部敘述傳教士如何「進入」中國的歷史，而是一部描述傳教士如何「搭橋」，使中國教會走進世界，並與各地教會、文化、和民族交談的歷史。在與各地教會交談和接觸的過程中，中國教會將遇到基督，也會愈來愈體驗到基督的奧秘是如何的深不可測，領悟基督的生命是如何使自己既空虛謙抑，又同時充實滿盈！